

西莽 著

# 鄉下秀才

中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无字的书，我要用生命写出一本有字的书，把几十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变成文学作品，为今人提供一点精神食粮，为后人留下一部形象化的历史资料，为社会进步作点贡献……

# 鄉下秀

西莽 著

中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下秀才 / 西莽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9.7  
ISBN 978-7-227-04211-2

I. 乡… II. 西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0162 号

乡下秀才 (上中下)

西莽 著

责任编辑 王薇薇

封面设计 李 朗

责任印制 石 军

装帧设计 陆 红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[www.nxcbn.com](http://www.nxcbn.com)

网上书店 [www.hh-book.com](http://www.hh-book.com)

电子信箱 [nxhhsz@yahoo.cn](mailto:nxhhsz@yahoo.cn)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46

字 数 1100 千

印 数 2000 册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211-2 / I·1123

定 价 78.00 元 (上中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# 十年磨一剑

——序《乡下秀才》

南台

认识西莽快三十年了，算是老朋友。为朋友写序，是友情，也是责任。对《乡下秀才》，我还真有话要说——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小说。

首先，西莽是个直人，爱说真话，在生活中都不大绕弯子，与他相处，总难免近荆虫子常挨刺。我的小说，也常被他指责，似乎不大考虑你能不能接受，有什么想法，直戳戳就来了，管你什么感受，他先讲了再说，然而，我却常常因此受益。这样的人，写小说更不会出现掩藏自己的想法，不会被时势吓得禁声。所谓国有诤臣不亡，家有诤子不败，人有诤友不骄，文有诤手不平。这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小说有所期待。

其次，西莽是个认真的人，《乡下秀才》从动笔到结稿，十个年头了，虽有百万字之巨，但十年也是个比较长的时间段，用这么长的时间写一部小说，无论怎么字斟句酌，都可以反复许多个来回。十年磨一剑，功夫在人锋在剑，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小说有所期待。

再次，西莽的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忠于生活。从人物到环境，从语言到情节，都是从农村生活的土壤里刨出来的，叫草根也罢，叫土豆也罢，总之是带着乡气和土味的，然而却又不是民

0001

俗派,不是自然主义,而是以写人为中心的。鲁迅先生说:“写小说,说到底就是写人物,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。”中国古典名著,无论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,还是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,留给人们的是什么?一提它们,大家立刻想到的是活跃于其中的人物。写人物,是小说的根本。《乡下秀才》,一看书名就知道,是以写人物为重点的,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小说有所期待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,文学作品,让人叫好的往往是思想,能叫座的却绝对是趣味,普通读者并不是冲某部作品的思想性有多么深刻去的,如果有那种嗜好,他可能就找理论书籍读去了。《乡下秀才》有趣否?我说的不算,小说二〇〇八年二月开始在“搜狐传媒出版论坛”连载,十个月时间点击超过一千二百万人次,不仅传媒出版论坛置顶推荐,搜狐和新浪的品牌论坛“小说天地”、“原创工作室”也都不约而同置顶推荐。网上主要是青春和通俗文学的领地,严肃小说能置身其间,还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,没有点可读性怕是做不到吧。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小说有所期待。

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终审法官,我们共同等待时间的最终审判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6月

## 主要人物表

- 沙 金(外号秀才)——回乡青年、农民、基层干部(1947年生)。
- 柳桂香——沙金妻,农民,后住小镇(1951年生)。
- 单全福——沙金同乡、同事,退伍军人、基层干部、企业家(1943年生)。
- 史玉凤(外号红二团)——沙金同乡,单随福妻,农民,出家(1943年生)。
- 单 忠——沙金同乡,农民、生产队长、曾为“坏分子”(1930年生)。
- 常四元——沙金同乡,常金枝生父,农民、贫协主席(1919年生),病故。
- 隋凤山——沙金上司、同事,肖正科舅,基层干部(1931年生)。
- 谢自伟——沙金同事,回乡青年、乡企干部,刑拘(1954年生)。
- 单老二(本名单鹞)——沙金同乡,单随福父,农民(1910年生),暴死。
- 单随福——沙金同乡,农民(1935年生),自杀。
- 常金枝(外号黑牡丹)——沙金同事,乡企会计(1950年生)。
- 吴 志——沙金同学、朋友,回乡青年、农民,刑满离乡(1944年生)。
- 卫 明——沙金上司,转业军人、曾任公社书记等职(1930年生),病危。
- 左治中——沙金同事、亲家,农民、信用社干部(1944年生),病故。
- 单吉福(外号单日能)——沙金同乡,农民、能工巧匠,伤残(1940年生)。
- 肖正科——沙金同事、上司,基层干部、官至正县、撤职(1948年生)。
- 卫承业——沙金朋友,卫明次子,私营企业主(1960年生)。
- 钟世仁——沙金同乡、同事,基层干部、副县长(1949年生)。
- 花燕云——沙金同乡、朋友,农转非、小商(1950年生)。
- 孟 媛——沙金朋友,插队知青、技术人员(1947年生)。
- 司徒南——沙金朋友、上司,插队知青、从基层升至高干(1946年生)。



# 目 录

## 第一部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好邻居提携好邻居 | 老对头辅佐老对头 | / 0001 |
| 第 二 章   | 忆往昔牢记辍学痛 | 抚今朝不辞查账烦 | / 0015 |
| 第 三 章   | 投桃报李堂叔如愿 | 声东击西侄儿捉奸 | / 0025 |
| 第 四 章   | 还粮债聊补借粮情 | 赔驴款难究死驴因 | / 0038 |
| 第 五 章   | 搞决算小管家出谋 | 查错款老光棍骂人 | / 0049 |
| 第 六 章   | 辟阵地庙里乾坤大 | 拉土粪车上人手多 | / 0061 |
| 第 七 章   | 闻社教早施绸缪策 | 为理想不改痴迷心 | / 0075 |
| 第 八 章   | 帮根本如弟竭全力 | 打基础义兄下苦功 | / 0086 |
| 第 九 章   | 访贫农工作组扎根 | 识时务保管员献账 | / 0097 |
| 第 十 章   | 二回翻身老常出力 | 三对质面大单低头 | / 0109 |
| 第 十 一 章 | 隋凤山嫁祸得自保 | 袁德平悬梁示冤情 | / 0120 |
| 第 十 二 章 | 风流女又遇风流汉 | 故乡人偏逢故乡亲 | / 0129 |
| 第 十 三 章 | 提成分沙家受虚惊 | 定类别队干得宽待 | / 0140 |
| 第 十 四 章 | 移花接木组长弄鬼 | 披沙拣金队首匡谬 | / 0153 |
| 第 十 五 章 | 春风风人新苗茁壮 | 官场失意队员委靡 | / 0165 |
| 第 十 六 章 | 保成果哈嵩亲点将 | 迎知青复元自吆车 | / 0178 |
| 第 十 七 章 | 客为主力支宣传队 | 喜变忧难配如意婚 | / 0191 |
| 第 十 八 章 | 花燕云巧语露真情 | 常金枝热泪浸芳心 | / 0206 |
| 第 十 九 章 | 受重托凤山返故地 | 听良言沙柳订终身 | / 0218 |
| 第 二 十 章 | 支委整风波澜迭起 | 朋友解惑块垒冰释 | / 0231 |
| 第二十一章   | 听号令向黑线开火 | 遵指示防知青闹事 | / 0242 |
| 第二十二章   | 红卫兵狠斗齐半仙 | 宣传队夜奔静安城 | / 0256 |
| 第二十三章   | 荐委员领导搞平衡 | 争观点同事闹对立 | / 0271 |
| 第二十四章   | 受鞭策千钧棒成立 | 遭清洗三弟兄出逃 | / 0285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二十五章 | 救战友血洒高台桥 | 保同乡心连单家寨 | / 0299 |
| 第二十六章 | 学习班上以理服人 | 战斗队里居功争位 | / 0313 |
| 第二十七章 | 办喜事新郎借新衣 | 取真经闯将闯禁区 | / 0325 |
| 第二十八章 | 反三右革总司施暴 | 搞四挖红联会反攻 | / 0340 |
| 第二十九章 | 算总账沙主任下台 | 请老娘柳桂香得救 | / 0356 |
| 第三十章  | 册外人难酬鸿鹄志 | 难中家喜得龙凤胎 | / 0368 |
| 第三十一章 | 隋书记借机表功劳 | 常主席临终献遗产 | / 0383 |
| 第三十二章 | 副业队单外交当家 | 毛驴村车把势传艺 | / 0395 |
| 第三十三章 | 见书记倾诉心里话 | 陪记者尽施腹内才 | / 0407 |
| 第三十四章 | 小字报气走复职人 | 好文章打动决策者 | / 0420 |
| 第三十五章 | 土记者写稿无顾忌 | 杨文书称病有蹊跷 | / 0434 |
| 第三十六章 | 敲响鼓石谦用重槌 | 育新人刘雁传诀窍 | / 0447 |
| 第三十七章 | 沙记者夜宿毛驴村 | 卫书记拳打鲁莽汉 | / 0463 |

## 第二部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三十八章 | 逢良机司徒南深造 | 补空编卫常委受挫 | / 0477 |
| 第三十九章 | 遇庸医王保管丧命 | 拆古庙卫大胆领头 | / 0489 |
| 第四十章  | 忙沙金茹苦担杂务 | 贤桂香忍辱顾大体 | / 0503 |
| 第四十一章 | 师生有隙寻机设障 | 婆媳欠和趁早分家 | / 0517 |
| 第四十二章 | 听假话小叔险上当 | 吐狂言老师竟挨批 | / 0532 |
| 第四十三章 | 碰钉子肖寡妇回家 | 消隐患章助理献策 | / 0547 |
| 第四十四章 | 钟会计补缺任专干 | 肖老师改行当警察 | / 0559 |
| 第四十五章 | 程县令谈话惊虎将 | 尚夫子进言动油官 | / 0572 |
| 第四十六章 | 幸运女搬兵求深造 | 懵懂男晤师受点拨 | / 0584 |
| 第四十七章 | 遵父命孩儿学放映 | 悖常情拗子恋山妹 | / 0598 |
| 第四十八章 | 思旧事丈夫疼发妻 | 办新厂鸿如打头阵 | / 0612 |
| 第四十九章 | 弃良机更重忘年交 | 遣宿将再查棘手账 | / 0625 |
| 第五十章  | 工无白费二潘伏法 | 祸不单行百姓添忧 | / 0637 |
| 第五十一章 | 推荐生学成回公社 | 立功人入党返机关 | / 0651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五十二章 | 社领导借粮走山后 | 厂会计理财求故交 | / 0664 |
| 第五十三章 | 两心相印难成伉俪 | 一兵之争暗下毒手 | / 0676 |
| 第五十四章 | 遭冷遇石站长搬家 | 受牵连程书记罢官 | / 0692 |
| 第五十五章 | 县委会行文查帮派 | 食品厂设宴酬功臣 | / 0703 |
| 第五十六章 | 仇万年乱伦受制裁 | 段明贵出面取旁证 | / 0716 |
| 第五十七章 | 隋主任揭卫观风向 | 石秘书护沙念旧情 | / 0728 |
| 第五十八章 | 保知己花主任降职 | 避尴尬沙组长请假 | / 0741 |
| 第五十九章 | 翻旧账卫明陷囹圄 | 换新官沙金出大院 | / 0754 |
| 第六十章  | 整顿组调查毁容案 | 大字报解救替罪羊 | / 0768 |
| 第六十一章 | 遇良机文书出远差 | 得小惠采购泄机密 | / 0783 |
| 第六十二章 | 又升级卫明遭游斗 | 再受诬沙金写说明 | / 0800 |
| 第六十三章 | 中止包销工厂停产 | 越级上诉家属进京 | / 0814 |
| 第六十四章 | 高老师坦陈心里话 | 受害人戏说狱中情 | / 0826 |
| 第六十五章 | 何翠花慢待多情客 | 调查组推翻不实词 | / 0840 |
| 第六十六章 | 摘帽子争气任原职 | 食品厂待资关大门 | / 0852 |
| 第六十七章 | 生恻隐张庭长接案 | 销存货推销员赚钱 | / 0864 |
| 第六十八章 | 贩马人梦断兰州城 | 失业者魂牵社办厂 | / 0880 |
| 第六十九章 | 帮学生老师受责难 | 荐人才伯乐遭排斥 | / 0895 |
| 第七十章  | 为集体苦战防洪坝 | 接私信参加学习班 | / 0910 |
| 第七十一章 | 包干到户众人说好 | 分畜拆棚老二骂街 | / 0925 |
| 第七十二章 | 集体谈话会计回厂 | 私下闲聊同行漏气 | / 0938 |
| 第七十三章 | 正副相斗企业停工 | 整改结合沙金主政 | / 0952 |

0003

### 第三部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七十四章 | 签合同企业搞承包 | 传技术孟工提建议 | / 0967 |
| 第七十五章 | 走后门亲祖孙上城 | 拒邪念义兄弟反目 | / 0983 |
| 第七十六章 | 内增活力选贤任能 | 外树形象改名中标 | / 0998 |
| 第七十七章 | 成标兵更觉责任重 | 治烫伤方见好人多 | / 1013 |
| 第七十八章 | 内急外卡险象环生 | 东奔西突危局转变 | / 1026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七十九章 | 瞅机会接班人摊牌 | 听调遣现厂长让位 | / 1040 |
| 第八十章  | 权利弊拒兼写稿职 | 论得失聊指自学路 | / 1054 |
| 第八十一章 | 小渠沟里老叟殒命 | 大衣柜后窃贼现形 | / 1069 |
| 第八十二章 | 三领导上门谈调动 | 五会计受命搞清理 | / 1082 |
| 第八十三章 | 俩证书招来八面风 | 一封信气杀四狗蛋 | / 1096 |
| 第八十四章 | 热血男当兵戍边关 | 知耻汉举家走异乡 | / 1109 |
| 第八十五章 | 军地书传递军地情 | 弄权人施展弄权术 | / 1123 |
| 第八十六章 | 摆家宴盛情酬远客 | 聘要职真心报良友 | / 1138 |
| 第八十七章 | 单经理初生回村念 | 白厅长再帮求助入 | / 1152 |
| 第八十八章 | 假侄女命归阴曹府 | 准儿媳情系芳草地 | / 1168 |
| 第八十九章 | 湘军医用心助评残 | 单日能赌气出车祸 | / 1182 |
| 第九十章  | 沙秀才挂职宝东村 | 刁书记屈就电管站 | / 1197 |
| 第九十一章 | 左性人断绝父女情 | 服刑汉了却尘世缘 | / 1213 |
| 第九十二章 | 谢厂长坚辞现任职 | 沙秘书勇吃回头草 | / 1225 |
| 第九十三章 | 老部下出谋动机异 | 新厂长治乱思路清 | / 1238 |
| 第九十四章 | 有心女梦圆下乡地 | 无信男车陷排水沟 | / 1253 |
| 第九十五章 | 付高息筹资解近忧 | 持低调拒奖有远虑 | / 1270 |
| 第九十六章 | 淀粉厂招工生嫌隙 | 无名氏举报起风浪 | / 1284 |
| 第九十七章 | 老好人酒后训逆子 | 大表舅饭前唆外甥 | / 1298 |
| 第九十八章 | 钟世仁设法护人才 | 派出所接案拘嫌犯 | / 1313 |
| 第九十九章 | 重谊思情大声疾呼 | 审时度势急流勇退 | / 1328 |
| 第一百章  | 怀妒意算账搞平衡 | 藏祸心追煤使手段 | / 1342 |
| 第一百一章 | 存实心孟沙上小当 | 做虚账毛谢分大奖 | / 1357 |
| 第一百二章 | 钟县长责令改公告 | 卫老板报名问沙金 | / 1371 |
| 第一百三章 | 奔丧媳哭诉离乡事 | 竞标者暗使撒手锏 | / 1383 |
| 第一百四章 | 肖正科私了溺水案 | 电视台公开枉法情 | / 1393 |
| 第一百五章 | 企业家登门话优惠 | 调研员卧床指迷津 | / 1405 |
| 第一百六章 | 侠义女仗义揭黑幕 | 知恩妇感恩示白条 | / 1422 |
| 第一百七章 | 竞买会投票一边倒 | 聚义厅谈话两相异 | / 1435 |
| 第一百八章 | 老对头吊唁老对头 | 好邻居成全好邻居 | / 1450 |
| 跋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/ 1468 |

逢良机司徒南深造  
补空编卫常委受挫

人挪活，树挪死。

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

沙金夜以继日地改写材料，把其中几份有特点的材料改写成新闻稿件发了。这天，他去领工资，季会计说：“公社的公益金都腾出去买了盖电影院的材料，你的工资得找卫书记。”

听了季会计的话，沙金想，卫书记明明知道我的工资从公益金里发，为什么把公益金花光？他是不是对别人议论宝湖公社新闻报道工作的风言风语有些怯乎，想以“工资没处开”逼我自己回家？即使这样，也应该对我说明，我可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。

卫明确确实听到一些议论，什么“卫明为了往上爬，专门养了一个土记者”啦，“沙金是卫明的吹鼓手”啦，“静安县广播站被卫明买通了”啦，等等，但绝没有把沙金使回去的意思。相反，他要重新为沙金安排一个既不显眼又有工资保障，还能继续写稿的工作。眼下就有一个工作，部队卖给公社磷肥厂一部退伍汽车，司机已经有了，要配一个助手。如果让沙金去干，不但有了固定工作，还能学到一门技术，终生受益。可这样一来，沙金学非所用，大材小用，既没法写稿，也没法帮公社写材料。正在左右为难，公社油库的管理员韩忠厚来找，



说他想学开车。卫明眼前一亮：何不把他俩调个过？

韩忠厚原是公社拖拉机站司机，拖拉机站收归县管后，给公社留下一个油库，专门给各大队拖拉机供应柴油，他不愿到县上去，当了油库保管员。他为人厚道豪爽，能喝酒，多次在酒场上和卫明相遇。卫明想，让他去磷肥厂开车倒挺合适，就怕沙金不愿干油库工作。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向沙金说了他的想法。沙金先是犹豫一下，仔细一想，与其当这种工资没保障、整天为后路担忧的“干部”，不如去管油库，脏就脏点吧，说：“我干。”

卫明说：“这是个临时安排，等以后有了更合适的工作，再给你调整。石油库的工作虽然脏，但接触面广，既不影响写稿，又有利于解决你的组织问题。再说，你吃住照在公社，还是公社机关的人。”

“啥时候开始干？”

“就现在。”卫明说，“你去把韩忠厚叫来。”

韩忠厚非常感激卫明的安排，问多会儿交手续，卫明说：“今天你们分头准备准备，我给其他领导打个招呼，明天你们叫上季会计，把手续交了。”

石油库在街东头一个偏僻的角落里，原是个大院子，四周有许多房子，现在其他房子扒掉了上盖，只剩下残垣断壁，唯有石油库的三间房子保持完好。名为石油库，实际上以经管柴油为主，兼营少量汽油和润滑油。库里有两个容量5吨的油罐，还有一些油桶。石油产品受计划指标控制，由省石油公司供货，十分紧俏。石油公司的槽车有空时，把柴油直接送到像宝湖公社这样的小油库，用车上的自卸油泵把柴油直接泵进油罐，非常方便，但多数情况下是油库自己组织拖拉机到石油公司拉油。

拉回的柴油或汽油每桶都有三百多斤，卸车和往库房里搬挪全靠人力。拖拉机司机只帮沙金把油桶从车上卸下来，入库的事由沙金一人完成。每到这种时候，他穿上一件满是油污的工作服，戴上一双油手套，手抬肩扛，把油桶一桶一桶搬进库房。

他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臭人”，走到哪里身上都有一股柴油味，连宝西四队的妇女跟桂香开玩笑时也说：“你尿的尿里都漂着油花子！”

石油库历来由一个人管理,既是采购员,又是保管员,也是出纳员,每月给公社会计报一次账。油价是定死的,数量是有限的,不但没有任何油水可捞,短了油还要自己赔。唯一的好处是工资有保障,还能领到几元出差补助费。

沙金虽然当了油库保管员,每月的写稿任务一篇也不能少,还要接受公社领导甚至一般干部让他撰写的各种材料。他白天管油库,晚上写东西,还是忙。季会计和老顾经常对人说,公社院子里有两个人最苦,一个是卫书记,一个是沙金。听了这话,沙金倍感宽慰。

不知不觉过去两个多月。8月的一天,他从石油库回到公社,一进门,发现司徒南在收拾行李,问:“你收拾东西干啥?”

司徒南说:“小沙,我们要暂时分手了。”

“你走哪里?”

“上学去。”

“到哪里上学?”

“农学院。”

“唉呀!你真沉得住气,这么大的事,我一点都不知道!你算是‘锅盖上的米花子——熬出来了’!”

“这有啥,‘社来社去’,两年以后还要回来。”

“那也不错呀,我做梦都想上大学,就是没这个福气。”

“我也是沾了几方面的光:一是下乡青年,二是没结婚,三是领导推荐。”

“主要是你表现突出,不然,全公社那么多青年,单让你去?”

“你今天晚上回不回家?要是不回,我想跟你好好编一编。我们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长时间,老是忙忙碌碌,还没正儿八经地谈谈呢。”

“行,我不回家。”

吃过晚饭回到宿舍,他们开始谈话。谈话内容很广很杂,有对形势的分析,有对未来的展望,有对周围人物的评价,有对个人前途的估计,最后谈到一些具体问题。沙金问:“你有对象没有?”

“也有也没有。”





“是不是孟媛？”

“你咋想到了她？”

“我看你们俩挺般配。”

“那你就看走眼了。从表面看，我们挺般配，也有人从中撮合过，但是不成。首先是性格不合：我喜欢独立思考，话少腿勤，她清高自傲，恬淡懒散。其次是志向不同：她自从造反受挫以后，决心不再过问政治，甚至对我们这些在机关工作的人不屑一顾。她父亲是个生物化学工程师，‘文化大革命’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进了‘五七干校’，她是独生女，一直想女承父业，搞生化专业。她现在在中学带的就是工业基础知识课，课余时间自学生物化学。我已经走到行政圈子里了，只能在这条路上往下走。再说，政治是统帅，是灵魂，一个人怎么能脱离政治而生活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俩的希望不大？”

“不是不大，而是‘毫无’，她已经有对象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丁一夫。”

“丁一夫，开玩笑吧？丁一夫咋咋呼呼，疯疯张张，孟媛能看上他？再说孟媛比他大两岁呢！”

“这有啥奇怪的？缘分嘛！那年‘捅马蜂窝’后，青年们都灰了心，有的回家，有的到外面搞副业，有的窝在屋里不出门。孟媛从上海回来得了重感冒，浑身痛得动不了，他们青年点上剩下的两个青年和她不对劲，她一个人睡在屋里硬撑。正好丁一夫从搞副业的地方回来，一看她病成这样，赶紧请医生给她看病，天天守在她跟前端饭送水，甚至倒马桶。孟媛的病好了，身体虚弱，丁一夫卖掉自己的照相机，给孟媛买来老母鸡，炖汤补身子。‘人非草木’，孟媛能不动情？”

“这些事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“孟媛对我说的呀。”

“今天你不说，我还不知道这杆子事。有一次我看见丁一夫用自行车捎着孟媛往中学走，以为是顺路捎带，根本没往那上面想。”

“当然，他俩的结合，也有政治因素。丁一夫是革命军人的后代，孟媛家庭背景不好，跟他结合，算是找个政治庇荫。”

“说了半天，你的对象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这个人你认识，叫木玉英，我的同学。”

“她呀，认识，认识。那就抓紧办呀！”

“唉！现在我没有正式工作，她在队上劳动。卫书记说等我走了以后把她调到宝湖小学当代课教师。结婚的事，过两年再说吧。”

“也是，你们不像我们，‘羊头上的毛，没长劲’。你们是有指向有前途的人，今天调这里，明天调那里，调来调去就把问题解决了。”

“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当地人不是说‘树挪死人挪活’嘛，我劝你瞅个机会，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别处去发展。凭你的笔杆子，肯定比这里强。”

“那为啥？”

“事情明摆着，你家庭背景不太好，‘文化大革命’得罪了一些人，有的人恨你，妒你，一有机会就想整你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干好了没人说好，稍微有个风吹草动，尽是说坏话的，干到头有啥好结果？”

“过去也有人给我这样建议，可我一直有顾虑。一方面拉家带口的，走到哪里也不放心；另一方面，卫书记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我闹到公社，为的是手底下有个写东西的，我一走，就对不起他了。”

司徒南沉默了，他不能再说什么；说沙金这种单纯的报恩思想是旧观念，要克服，沙金能接受？传到卫书记耳朵里，又是什么后果？还是点到为止吧，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环境、所受教育程度密不可分，在开化地区已经是落后保守的东西，在落后地区却仍被奉为金科玉律；消除这种差异需要时间，需要人的觉悟，人为地揠苗助长不但无济于事，还会适得其反。

沙金见司徒南不说话了，以为他的话伤了司徒南，说：“你是卫书记亲自推荐的，不存在对不起他的问题，你就放心地走吧。只是将来升了官，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！”

司徒南说：“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的家庭背景也不好，有当官的可能吗？形势天天在变化，谁知道两年以后是



个什么样子。”

夜深了，俩人明天都有事，谈话到此结束。

熄灯后谁也没睡着。沙金刚才那种坦然的心情没有了，代之而来的是自卑和沮丧：“都是年轻人，人家能上大学，我却不能。人家前途无量，我却越干越窝囊……”

司徒南睡觉从来不枕枕头，他仰面朝天，直挺挺躺在炕上，所想的事情和沙金完全不同。昨天卫明对他说：“为了推荐你上大学，我跟县上有些人闹翻了，一直闹到程书记跟前。你要珍惜这个机会，好好学习，争取在学校把组织问题解决，将来回来好安排。”卫书记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他是想让他先“镀金”后重用！他感激卫书记，也庆幸自己。不由得想起高中毕业和插队后的一些事情。高中毕业时，他以全年级最高分被某大学录取，但在“政审”时刷掉了，原因是他爷爷和父亲都当过资方代理。大学的门对他关闭了，他的梦想破灭了。他苦恼，彷徨，绝望……正在这时，上面动员知识青年到西北边疆插队落户，他毅然报名，决心凭他的聪明才智和强健的体格在农村干一番事业。

插队以后，虽然对农活不熟，但他不惜力气，什么活都是泼泼实实在实地抢着干，从来不说半个苦字。一年冬天，队里派他和几个社员到城里掏大粪。当时农村普遍缺肥料，城里的大粪特别吃香，各单位的厕所不仅包给了农村的关系户，而且把粪池的门上了锁。他们为了搞到大粪，昼伏夜出，撬开粪池的锁子偷大粪。遇上结了冰的大粪，就用手往麻袋里装。有一次被别人堵在粪池里，他们就用大粪往外扔，趁外面人躲闪的空子，夺路而逃。

就在插队青年和当地社员感情日深、水乳交融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为了争“观点”，闹“站队”，双方关系日益恶化，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随着各级革委会成立，青年们逐步返回生产队，但多数知青已和当地群众有了隔膜，劳动不如从前，思想很不稳定。他没有随波逐流，他认为，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是防修反修，是知识青年应尽的责任。现在毛主席让倒旗大联合，抓革命促生产，就应当无条件地回到生产第一线，为革

命多打粮食。他坚持出工,还说服其他青年出工。队长看他干活踏实,让他和一个老贫农担任队里的养猪员。这个活虽没某些农活劳动强度大,但很脏很麻烦,每天除了煮猪食,垫猪圈,还要搞猪病防疫等。队长说,只要你把猪喂好,把猪病防住,少死几个猪,我就给大队反映,叫你出去当工人。

他没想着赶快出去当工人,只想学习那些扎根农村、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农村面貌的先进知识青年,把本队的生产搞上去。

他翻阅了一些养猪书籍,走访了公社兽医站的老兽医,建议生产队把猪圈搬到离村庄较远、通风较好的地方,晚上住在猪圈旁边的窝棚里。

他既注意猪饲料和用水卫生,还用生石灰给猪圈消毒,及时用干土垫圈,保持圈内干燥。到了防疫期,配合防疫员给猪注射疫苗。发现病猪,随时隔离治疗。就这样,队上当年养的50头猪,除因大雨淋倒圈墙砸死一头小猪外,没有一头因病死亡,创造了本队养猪史上的奇迹,在全大队全公社也很罕见。生产队因此被评为全社全县养猪先进单位,他也当上了五好社员。

后来社员选他当副队长,他不仅继续抓好养猪,大搞糖化饲料,还受大寨大队移栽谷子的启发,把队里几亩因墒气不足而严重缺苗的高粱进行移栽,获得成功。这项技术被县农技推广站总结后在全县推广……

明天就要离开公社去农学院上学,虽是“社来社去”,毕竟是大学生呀!他再次激动起来,同时也为沙金的处境和前途担忧。

第二天上午,司徒南夹着简单的行李卷儿,告别公社干部,到公路边上等班车。沙金替他拿着挎包和网兜,一起往公路上走。沙金的个头也有一米七几,但比起司徒南一米八二的个子,还是矮了一截。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着,什么话也不说,各想各的心事,直到司徒南挤上班车。

沙金回到宿舍,忽然发现司徒南的笔筒下压着一个字条儿,拿起一看,上写着:“小沙,这个笔筒留给你,不要嫌弃。”笔筒是司徒南用一截粗竹节做的,上面刻着熊猫竹枝图案和“好好学习,天天